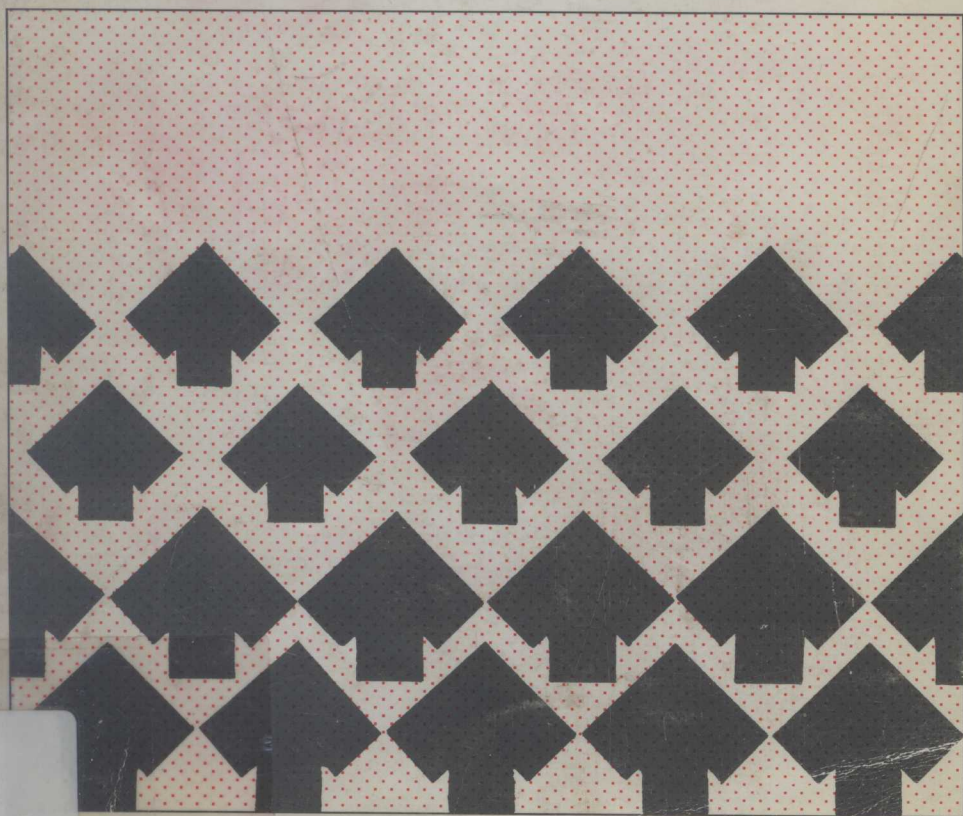


語文運用、語文教學與課程



語文教育學院第五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李學銘 何國祥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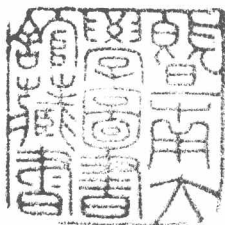


語文運用、語文教學與課程



語文教育學院第五屆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李學銘 何國祥 編



774808

香港教育署



前 言

1989年12月13日至15日，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一連三天的第五屆國際研討會。研討會的主題是：「語文運用、語文教學與課程」；目的主要在探討有關語文運用、語文教學與語文課程的種種問題。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語文教學曾受廣泛重估，這些重估，引起了深入探討、重新說明或給以不同解釋的討論。第五屆國際研討會的舉辦，就是希望為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學者、教師提供共聚一堂、互相交流意見的機會，以便大家可以從同中見異，從異中求同，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參加研討會的學者、教師約有三百多人，分別來自本港和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宣讀論文則有百多篇。這部論文集所彙集的，就是當時在會上用中文宣讀的三十二篇論文。

論文集共分四輯，第一輯是三位嘉賓講者的論文，其中北京大學對外漢語教學中心的林燾教授已預先寫好論文，但因事未能出席宣讀，我們仍然把他的論文收入集內，方便大家參閱。第二輯是關於語文運用的討論，共收論文十篇；第三輯是關於語文教學種種問題的研討，共收論文八篇；第四輯是關於課程、教材的分析或評估，共收論文十一篇。至於每輯論文的排列次序，原則上以論文宣讀的日期、時間先後為準。

這四輯論文的內容，可說全部不出語文教育的範圍，但每篇取材不同，角度各異，因此即使是談論同一個問題，也會出現不同面目，其中不乏精意深旨，可供讀者參考。無可避免的是，有些意見，會是讀者所贊同的，也有些意見，會是讀者所不同意的。學術研討，諸家爭鳴，各抒己見，是正常不過的事，只要讀者不把任何一位作者的意見，視為香港教育署或語文教育學院的觀點，也就是了。

最後要一提的是，封面設計，由郭盧興翹負責，校對工作，由郭盧興翹和張吳鳳平負責，其他介入工作的同事，不能一一列舉，謹向他們致謝。

目 錄

頁數

前言

第一輯

1. 李 英 哲：香港華文教育展望 9
2. 徐 思 益：語法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 20
3. 林 燾：語音在語文教學中的地位 30

第二輯

1. 李 學 銘：楊振寧先生談中國語文的特質與改革——非語文學者的提示 39
2. 張 日 昇：語文運用與課程設計 53
3. 繆 錦 安：中國的雙方言研究 59
4. 陳 子 典：語文教學中教師語言的特色 62
5. 陳 榮 石：高年級（專上程度）中文寫作語誤之分析 68
6. 張 羣 顯：粵語拼音的功能與要求 75
7. 鄧 仕 樑：古漢語詞匯、現代漢語詞匯、香港詞匯——詞匯教學的一些考察 84
8. 葉 龍：從劉大櫟的古文說到古代漢語與現代漢語的關係 94
9. 鄭 崇 楷：中國大陸與台灣常用漢字讀音比較 103
10. 喬 偉：當代漢語的新詞新語 106

第三輯

1. 岑 世 禎：用美的規律組織文學教學和寫作教學——從「美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談起 127

	頁數
2. 馬 文 光：影視片在作文教學中的運用	139
3. 胡 飄：語文「信心衡度」法：第一代與第二代的演變	145
4. 陳 志 誠：語法教學的重要性及其所面對的困難	150
5. 張 麗 超：對外漢語教學錯誤分析及有效的教學法	155
6. 林 章 新：從公開考試看香港中學語文和文學分科教學	167
7. 謝 錫 金：寫作學與寫作教學	179
8. 郭 全 本：我對語文教學的認識與實踐	187
第四輯	
1. 田 小 琳：中學語文教材綜合型體系和分科型體系比較研究	209
2. 張 開 齡：課程中語言與文學的結合	219
3. 周 漢 光：選取文學作品作為語文教材的準則	238
4. 黎歐陽汝穎：如何促進單綱課程的靈活性和多元化——語文科的課程設計組織	246
5. 何 國 祥：語文教育學院中小學中國語文教師復修課程中的普通話必修單元——目前情況和未來發展	254
6. 王 培 光：中學中文科新課程與教學語法新方案——學生語法不宜走內地語法教學的老路	270
7. 范 國：自編的電腦輔助教學課程軟體——第三代倉頡輸入法的學習	276
8. 譚 愛 梅：香港中學中國語文科新課程綱要的教學目標與教學設計相配合之我見	289
9. 吳 尚 智：香港中學及大學預科中文科課程中駢文教材之研究	313
10. 何 偉 傑：中國語文科讀文教材的內容分析	326
11. 陳 永 昌：語文課程的評估	352
作者簡介	361

第一輯

香港華文教育展望

李英哲

一、序言

香港同其他粵語地區在語言使用上有同樣一種特殊現象：就是香港在說話以及部份書寫方面，都一直保持着長久使用粵語的傳統。即使經過了很長的英國統治期間，學校中華文教育與一般課程的教室語言，仍然一直以粵語為主。這是香港地區同其他漢語方言地區顯然不同的地方。

新加坡與馬來西亞等地華人雖然同樣在殖民地政府下接受過長期統治，他們的情況卻相當不同。他們華校的傳統中，主要的教學語言一直多以使用華語為主；華語也就是普通話。這個相對地似乎表明說粵語者有很強的方言意識。或許這是為什麼其他方言地區的人會調侃使用粵語者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廣東人說官話」的原因。因為同其他方言地區的人比較起來，廣東人似有抵制學習官話的傾向。但是反過來說，我們相信如果叫北方人學習廣東話，也可能會發現他們有學習方言的困難。或許也有人會說：「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北方人說廣東話」。由於廣東話不管在聲調或者聲母、韻母方面的結構都比官話複雜，可能使北方人學習廣東話更覺得困難。這個也只是說明如果有人只會說一種方言，他就不一定能理解學習其他方言的難處，再且他也没有資格可以批評別人學官話或者任何其他方言時可能有的缺點。

中國由於地大人衆，歷史長久，再且方言複雜，所以在語言使用上一直有兩個極端的觀點。一方面大家覺得都是中國人，在彼此交流上有民族共同語的需要。另一方面，大家各自分居在各地，長久下來，形成說各自方言的習慣。由於生活習俗的隔閡，逐漸養成強烈的地方意識。

拿一個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明。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時是1980年。去前我以為大陸經過幾十年普通話的推行，說方言的現象一定絕無僅有了。我參加美國教育部指派的一個六人漢語教學代表團，在北京會議結束以後，有人陪同我們一起到上海。這位隨行的同行沿途自然都和我們說普通話，但是他一到上海見到上海來接的人以後，兩人就一直說上海話了。當時我因是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覺得有些驚奇，以為在所謂一條鞭的政策下，方言也會統一的。後來一想這其實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說同樣的方言才能使彼此覺得親切，拉近距離；這本來就是人類使用語言來做認同工具的一種現象。所以說方言的習慣每個地方都有，只是這種地方意識，在強弱

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而已。粵語地區的人，這種地方意識的存在可能是最強烈的。

這種由於每個人受到心靈最深處的認同需求所驅使，而直覺地使用的語言，我把它定名為「感情的語言」。它是一種原始的呼喚，是每個人不知不覺中自然脫口而出的語言。我們用「母語」這個名稱來稱呼它非常恰當，因為使用它時，我們下意識會有一種似乎躺臥在母親懷抱裡的舒適、親切、和溫暖。我想說粵語者特別喜歡說粵語，是因為你們是很重感情的人，所以你們直覺地想使用的就是自己的「感情的語言」——你們的「母親」。（也許廣東人在母親懷抱中吃母乳的時間比其他方言的人長些。當然，這只是說笑話而已。）

相對地說，我們的理智也告訴我們：大家做中國人，在互相來往交流的需要下，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語言，便於消息、知識的傳播，也便於生活上、商業上的交際。這種理性的呼喚，使我們覺得需要有像華語或者普通話這種能共同使用的工具，所以我把這個叫做「理智的語言」。但是我們也知道這兩種語言的使用，時常會發生矛盾，就像感情的需求和理智的認識常會彼此衝突一樣。可是我們也沒有理由不相信這兩種語言的使用不能共同存在，或者不能平行使用。只是我們也知道感情的需求，或者母語的力量，常常會比較強烈而已。

二、面對將來

由於現實的需要，或者由於1997年行將來臨，最近幾年來香港學習普通話的情況顯然熱烈得多了。1976年我第一次由夏威夷來港時，假如沒有本地朋友陪同，可說寸步難行，因為我粵語一句不懂。尤其出外購物時，我們這種外地人如果沒有說粵語的朋友代為討價還價，一定會吃虧許多。最近數年間常有機會途經香港，感覺上，香港商業界和學術界會說普通話的人似乎增加了許多。電視上如新聞及其他時事節目使用普通話的情況好像也增多了。

現在香港普通話的學習雖然仍在英語之後，但是如上所述，它至少已經在香港逐漸加速了腳步。因此在此時此刻，重新評估香港語言使用以及語言教育狀況似乎正是關鍵時刻。我們也可同時觀察其他地區在語言教育方面最近的研究成果與教學方向。所以，香港語文教育學院今年在此地舉行國際性會議，以語言使用、語言教育，與語言課程為重心，實在是最合適的課題。

我曾經在台灣接受過中小學的國語教育。我在美國廿年一直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和漢語語言學的研究工作。我從1982年第一次到新加坡去以後，一直有機會顧問他們編寫中學華語教材方面的工作。這個工作現在仍在進

行。我也曾注意到中國大陸推行語文教育的情況。最近幾年在全美漢語教學界所推行的工作中，我也主持編寫了漢語能力測驗和漢語水平準則，它們正逐漸在各大學使用。今天我想以一個在美國從事語文教育工作者的身份來看香港華文教育的現在與將來。

當我們面對將來時，無論是在香港或者在其他華語地區的人都至少需要關心到三點。這三點告訴我們為什麼必須注重華文教育以及大力推行華文教育。第一點，我們已經提過：在世界各個華語地區的華人需要有一個共同語。今天世界上的總人口中至少有五分之一是華人，而這些華人大多數都尚不能說共同的華語或普通話。第二點，亞洲的三小龍，新加坡、香港和台灣，幾十年來在經濟文化上的關係已經變得越來越密切。在可見的將來，亞洲三小龍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們和中國大陸的關係一定更加密切。在各種經濟文化上的交流和人與人的交往中，如果彼此之間有一個共同語，就更能促進互相的緊密關係，以及方便在大眾傳播中語言的使用；這可包括電腦語言的輸出輸入。第三點，根據一般的預測，廿一世紀的重心將轉移到亞洲太平洋地區。這個地區人口最多的種族仍是華人。如果廿一世紀期間華人想在這個地區爭取一席之地，有一個共同的華語將是關鍵性的因素。到現在為止，說英語的人口遠不比說華語的人口，但是英語卻是現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而最近幾年日語由於日本工商業的極度發展卻有凌駕華語的趨勢。在美國和歐洲最近學習日語的人越來越多。在台灣和中國大陸，學日語的人數可能僅次於學英語的人數。假如太平洋地區的廿一世紀來臨之前，華人不在這方面努力的話，這個地區可能變成說日語者的天下。現在的世界，語言的重要性不僅顯示於人與人間的認同或感情上的溝通上，也更顯示在現實的國際競爭上。所以我們不僅需要「感情的語言」也需要「理智的語言」。

三、檢討現況

過去幾十年中，華語推行的結果，對幾個地區的現況我們可先做簡略的檢討。新加坡的華語教育可說最成功，是後來居上的形勢。他們僅推行華語十年左右，而能超過其他地區，當然他們有其客觀的優越條件：如華校的長久傳統，當地社會人士的關心，以及較少的人口等。但是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仍是：新加坡教育政策的正確，即是雙語教育的推行，而且計劃周詳，執行認真。新加坡由於教育普及的結果，現在不少所有在最近十年中受過中小學教育的華人都能使用華語。當然他們雖實行雙語教育，有些人英語沒有華語那麼好，而有少數人的華語沒有英語那麼好。雙語教育雖是最好的政策，但要新加坡所有華人都同樣學會華語和英語，十年的時間當然仍是不足。不過根據我個人過去七年的觀察，我對他們教育成功率是十分有信心的。

台灣四十年推行國語，站在政府的立場大體上也是相當成功的。但是他們由於同大陸長期隔離，以及師資訓練和政策推行的某些缺陷造成今天社會幾種現象：第一，幾十年的分隔形成今天特殊的台灣國語。當然不論何種國語，在社會語言學上，並無所謂優劣。但是如果依照當初是根據北平話的標準判斷，即有相當的距離。今天無論是普通話的標準，或者任何華語的標準，都有待於各方面的人士從長計議。不過，這個問題不在今天討論的範圍。第二，站在社會語言使用的立場，台灣國語推行的成功，相對地造成在台灣兩種方言使用的某些矛盾。這個顯然同長期推行期間內一些誤差有關。本來，我們一般人學習幾個語言或方言應無多大問題，但是今天台灣有些年青人已經逐漸失去使用台語的能力，而僅能說台灣國語。由於有些年長者未受過國語教育，於是造成了祖孫兩代之間的語言隔閡。這只能說是台灣語言教育政策下造成的使人惋惜的後果。另一種矛盾是：台灣國語與台語的使用變成一種不良的競爭。比如說，雖然台語是大多數台灣人的語言，但是政府在大眾傳播媒介中卻限制在極少時間的情況下才能使用。由於電視或電影製作人知道台語是多數人的「感情語言」，而且為了迎合多數人的需要，他們就在所謂國語節目中開始參雜使用台語。教育政策推行得正確時，應該每個人都能使用任何方言，而且在任何適當的情況下都應能使用而毫無拘束。

第三，由於台灣中小學的國語課本偏重文言和早期白話文學的閱讀與欣賞，而這些書面語材料難度較高，致使語言訓練的結果，一般學生的能力在聽說技能方面比讀寫技能高。因為讀寫材料的語言實嫌過於陳舊，造成很多人無法依照所學的書面語來讀寫，而且也缺少訓練依照口語書寫的習慣。雖然課本中所選文言或白話文選有其歷史文化價值，但是它們所代表的體裁畢竟同今天的語言有相當的距離，所以對語言技能的培養，其用途顯然有限。台灣推行國語的得失、功過或許值得香港今後的借鑑。接受國民教育的結果，台灣一般中小學生的讀寫能力仍有待提高。

在中國大陸上，普通話的推行也幾十年了，它當然有一定的不可忽視的成就。不過，由於客觀條件的差距，長期現實情況的不穩，整個看起來可能只好說仍須長遠的努力才能達到大多數人民都能使用普通話的目的。

我個人認為最嚴重的客觀因素是師資的缺乏。在1980年初期，一位從美國到上海一學校參觀的華文教師曾經有這樣的經驗。他看了一課語言教學後，問上課的老師說：「你們上課不是都應該用普通話嗎？」被問的老師用標準的上海話說：「我說的就是普通話啊！」去年我在夏威夷看到一個在廣東中山縣拍攝的錄影帶。裡面有一個很短的小學上課鏡頭。一個老師指着黑板上兩個字對學生說：「hǎuji」。我仔細看了黑板上的字才知道她是指「猴子」。

由於中國人口衆多，我相信師資訓練將會繼續是一個嚴重的普通話教育問題。最近幾年中，雖然在語言教學方面做了像「注音識字，提前讀寫」的實驗，但是因為全國師資訓練以及其他一些基本條件的缺乏，使我們在現階段還無法討論到語言教育政策和推行方法的問題。我們一般只可說：在大都市裡的年青人大多都能說流利的普通話，但是腹地廣闊的鄉村人民受教育情況如何，或者一般接受過義務教育的學生聽說能力與讀寫能力的比較結果如何，我們似乎一時無法做較客觀的統計。因為統計數字的難求，我們所做評論多半僅能憑主觀印象與有限的觀察。

1983年我在香港到深圳的火車上，幾次向服務員用普通話詢問，得到的回答都是以粵語。在當時情況下所得印象是：連公共場合和政府單位人員，普通話都有待普及。那些服務人員如果不是普通話惡劣，羞於放口，就是（粵語）方言意識仍強。任何一方的問題都顯示教育推行的缺陷。

在香港，我們都知道普通話的推廣特別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政府機構及成人教育單位做了一些有限的工作。在一般學校雖有普通話的課程，粵語仍是主要教室語言。而在粵語的語文教育課程內容中，主要仍強調中國傳統道德及文化價值的吸收與欣賞，而似乎不是語言技能的培養。當然這僅是我從目前香港語文課本的目錄內容獲得的粗淺印象，有待於進一步証實。對香港華文教育問題，今後我希望能有機會更深入的探討，瞭解現狀，展望將來。

四、教育取捨

我們開始考慮到香港今後的語文教育時，或許應該先注意到下列幾點：第一，粵語、普通話與英語之間如何選擇；第二，語言課程與文學課程的時間如何分配；第三，實用功能的訓練與文化知識的培養如何取捨；第四，理解技能與表達技能如何決定輕重等等。這些通常可能互為矛盾的想法必須經過全盤討論之後才能比較正確地決定香港今後語文教育應走的方向。

語文教育上，第一件決定事項即是應採取單語、雙語或多語教育政策，而在時間上應何時開始，以及教育時間應多長。最近各國教育的傾向是雙語政策，而且由小學時即開始。我們都知道人類成年期前有一段關鍵時期(critical period)，可以同時學好幾種語言。我記得1980年初期夏威夷大學學生開始到南京大學參加漢語培訓班時，有位南大教授告訴我他對美國學生的感想。他說，美國學生好像會說一個語言以上的人很少，所以他們學習中文沒有歐洲學生反應那麼迅速。歐洲學生會說兩三個語言好像並不稀奇。

我已經提到新加坡政府採取的就是雙語政策。在香港推行的也是一種雙語政策，只是語言是英語和粵語而已。最近在深圳和別的地方也有人討論到是否推行雙方言教育的問題。如果在小學就開始雙方言教育，是否在中學時成為用英語為外語教育的主要語言？另一個可能的考慮是：是否在香港推行英語與普通話的雙語教育？在這種情況下粵語的保持如何照顧？

我個人的看法是：粵語是香港人感情上所寄託的語言，香港人不會放棄，也不能放棄。那麼你們可能會選擇雙方言教育政策嗎？你們對英語怎麼處理？因為你們如果想保持香港為國際城市的話，英語似乎不但應該繼續保持，而且還應該提高水平。那麼推行三語政策有没有可能？當然也有可能。歐洲人很多會說幾種語言。中國人會說幾個語言或方言的人也很多。如果有些人認為三語教育太難，或許也可考慮讓有些香港人學習粵語與英語，而讓另一些人選擇學習粵語與普通話。只要香港人在學校繼續使用粵語，而且在學校裡也能推廣普通話，鼓勵大家多學習普通話，粵語就能保持，而普通話也能更普遍。

如果香港的將來採取的是英語及普通話的雙語政策，粵語的保持會同台灣的台語一樣成為難題，所以台灣應是香港的前車之鑑。因為學校教育中如有普通話而無粵語的課程，可能會在一般孩童心目中造成粵語不重要的後果。台灣都市中的青少年已經逐漸失去說台灣話的能力。這就是學校中沒有使用台灣話造成的。假如真的要推行英語與普通話，至少需要採取一種補救辦法：即是在一般非語言課程中，仍以使用粵語為主要教室語言。如此，至少在教育環境中，孩童的母語仍能獲得使用。（不過，即使如此，學校中仍無機會培養孩童用粵語寫作的能力。）

這些討論僅僅簡單地指出任何教育上的決定皆非易事，不但需要從長計議，需要反覆思考，也需要考慮各種可能的後果。不過，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香港的語言教育，需要由香港各方面的人士來共同商討決定，這才是對教育這種百年大計的事業表示慎重。

第一步決定何種方式的語言政策以後，第二步即須決定語文課程內容以及時間分配的問題。我已經說過：到現在為止無論台灣或香港的語文教材內容，都有份量甚重的文言或早期白話的作品。這些教材當然有其歷史文化的吸收價值，但是因為選文所使用語言同現代語言有時距離嫌遠，以至學生常不能利用選文的語言來培養現代口語的各種技能。所以，教材內容在語言和文學方面的分配需要仔細考慮各個階段語言教育的需求和目的。在一般情況下，如果語言基礎教育重點是在語言技能的訓練，而不是在孩童文學才能的培養，或許文學方面的教材份量須有限制。

第三件需要考慮的事項同第二件所討論的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語文實用能力與文化知識的取捨。語文教育中實用功能的注重常即是表示口語內

容的份量受到重視，而文學內容的加重常即是加強培養文化知識的手段。過去，美國大學高級中文教材的內容有很多也是選擇早期白話（甚至文言）的作品。美國學生雖然很欣賞魯迅、老舍一些作家的作品，但是時時表示裡面所包含文化背景對他們比較生疏，作者所用文句、語詞也都較過時。尤其有一些陳舊的語彙和土話常使學生覺得學非所用，在現代日常中文裡無法利用它們。實用語言的素材一定需要取自現代活生生的語言當中。但是文化知識的灌輸卻不一定要從老的東西裡挖掘。使用現代語言寫的材料也可達到同樣目的。

第四件需要決定的是：理解技能與表達技能的培養如何決定輕重？即使我們事先決定語言實用能力的培養是教育的重點，實用能力也可分成聽、讀的理解以及說、寫的表達兩方面。任何語文能力的培養，要依照學生背景和年齡以及每個階段的教育重點來決定理解與表達技能的訓練時間如何分配。由於現代社會的需要，無論在工作環境或一般社會場合，語言表達能力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對一般香港人來說，初學普通話時說話的表達能力最重要，等到說話有相當程度之後，就要逐漸提高寫作的能力。如果香港人在學校中繼續學習粵語的話，由於他們從小就會說話，可能注意培養寫作能力即可。這四點通常有互相衝突的立場必須經過慎重考慮以後，才能決定香港今後的語文教育方向。

五、期望

我們除了瞭解任何語文課程在設計之前必須先有適當語文教育計劃之外，也可以考慮最近一些語文教學方面是否適用於香港的環境：實用語文的傾向，語文能力水平的判斷，學習者能力與動機的考慮，個人學習策略的差異等等。

注重語文能力的傾向，我們在上面已討論了。傳統語文教育太偏於文化知識的灌輸，而現在一般語文基礎教育的觀察結果指出，學生實用能力有走下坡的趨勢，故此，語文教育者覺得有提高語文實用能力的必要，以準備學生能順利踏入社會。語文水平的判斷同測試有密切的關係。美國教育部與美國外語教學學會過去幾年的工作重點就是推動各種語文教學界各自編寫標準統一的語言測試，以及判斷測試水平的各程度語言水平準則。這兩件工作在美國中文教學界都已經初步完成了。最近我在北京也看到了漢語水平準則的草擬和一些水平測試的試用。聽說在推行普通話方面香港也完成了一套普通話水平測試，這是可喜的現象。語言水平準則的草擬不管在什麼地方都至少意味着兩件事：第一、它對什麼叫初級、中級、高級訂有比較客觀、公認的標準，大家在教學上有所遵循。第二、它在各級訂定的標準可做教學者在編寫教材上，在教室裡，在測試內容中當做取捨的

參考。最近語言教學一個傾向是注重語言學習的進展過程 (progression of learning) 而不是最終目的。因為我們發現有些關鍵階段 (threshold) 我們必須知道如何協助學生通過，他們才能有更上一層樓的成績。學生的進步不是一個直綫式的，而是一個立體的螺旋式的或者倒金字塔式的進展，越高越寬廣。在不同的階段，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與學習語言，所以我們也應該使用不同方法來解決他們的問題。

如果我們同意一般人都有相似的能力可以學習語言的話，那麼學習結果的差異除了少數個人特殊才能以外，一定根源於年齡與動機的區別。最近的發現是孩童的年齡越小，他們學習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的差異越小。換句話說小孩子越早開始學習第二語言（甚至第三語言），越能學得像第一語言一樣好。

在夏威夷最近學習日語的人越來越多，除了因為日本工商業在美國與全世界的影响力越來越大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遊客到夏威夷的人數也越來越多。這就是因為功利主義的學習動機提高我們學生學習日語的興趣。我希望廿一世紀的行將來臨，能使亞洲三小龍的子弟提高學習普通話的興趣，使亞洲的華人能有一個共同語，而且也使全世界人士更重視我們這個全世界最多人說的語言。

在廿一世紀變成以亞洲太平洋為重心時，相信香港的地位會更舉足輕重，會變成很多華人在各方面交流時必經之地。如果香港在語文教育方面能夠建立一種新的「香港模式」，或許對其他華語地區也不無參考價值。許多年來各華語地區推行華語教育常受各種政治社會因素所左右，或許香港地區可推陳出新，獲得更上一層樓的效果。

參考文獻

- Beebe, L.M. (ed.), *Issu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ultiple Perspectives*. New York: Newbury House, 1988.
- Brown, J.D., *The elements of language curriculu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program development*. (Manuscript),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9. [Available in reading room.]
- Brown, J.D., *Language testing: A practical guide to proficiency, placement, diagnostic, and achievement testing*. (Manuscript),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1989 [Available in reading room.]
- Chaudron, C., *Second Language Classrooms. Research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Clark, John D.,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Theory to Practice*. Philadelphia: The Center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1972.